

གངས་ལྷོ་མི་རིགས་ཀྱི་རྩོམ་པ་པོའི་བརྒྱམས་ཆོས་གཅིས་བསྟན་དེབ་ཆོགས།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史地研究基地文库

少数民族作家文库建设系列

主 编 ◎ 钟进文

执行主编 ◎ 扎 巴

背 裸

扎 巴 ◎ 著

龙仁青 ◎ 译

青海民族出版社

青 裸

扎 巴 ◎ 著

龙仁青 ◎ 译

青海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稞 / 扎巴著;龙仁青译. -- 西 宁 :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20-1858-8

I. ①青… II. ①扎… ②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1761 号

青 稞

扎巴 著 龙仁青 译



青海民族出版社 · 中国 (青海省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810001)

销售热线 /0971-6123221

咨询电话 /0971-6138933

E-mail / qhmzchs@sohu.com

网址 /www.qhmzchs.com

责任编辑 / 孙明媚

装帧设计 / 王爱苗

责任印制 / 尤秋花

发行 / 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制 / 西宁德隆印刷厂

开本 / 890mm × 1240mm 1/32

字数 / 200 千

印张 / 8.125

印数 / 1-1500 册

版本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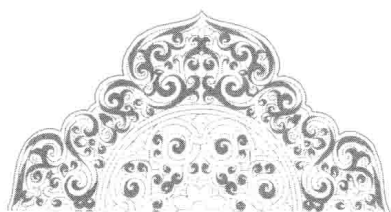
印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420-1858-8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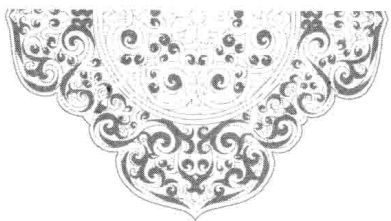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1 / 伊俄神山与圣城拉萨

53 / 眼见鬼然巴和蛤蟆嘴仁钦

117 / 寂寞旋风

145 / 青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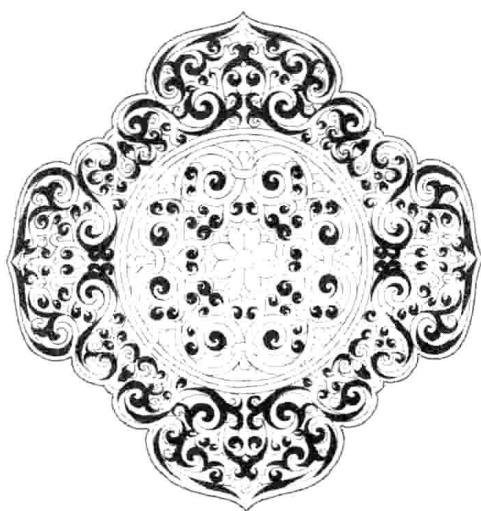




伊俄神山与圣城拉萨



西山脚下，有一条蜿蜒的小路，这便是多麦一带的人们前去朝觐拉萨时的必经之路，被当地人尊为『亡相天成朝圣路』。谁也说不清楚，有多少虔诚的信徒和有福运的人通过这条小路踏上了朝圣之旅，但是，这个村子的人们却因为害怕伊俄山神嫉妒，没有一个人敢踏上这条小路去卫藏圣地朝觐。恍惚间，卓玛大妈想起了她的父母和家人死在朝圣路上的往事，心里涌起一阵悲伤，不禁咬咬牙摇着头坐在了地上。





“奶奶，天上要是神仙，我怎么一个也看不见啊？”

“……”

“奶奶，你说呀，我怎么看不见啊？”

焦洛在自己用手画出来的“牧场”上，“驱赶”着几只用石子儿和羊粪代替着的“牛羊”，向奶奶问起了这样一个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卓玛大妈正在聚精会神地念诵着经文，没有回答孙子的问题。焦洛便无所顾忌地站起来，走过去抓住卓玛大妈的皮袄袖子，使劲地拽来拽去。

“好宝贝，别捣蛋了！”

“不，你要是不说，我就捣蛋！”焦洛依然固执地拽着卓玛大妈的皮袄袖子。

“好了好了，你刚才问什么来着？”

“天上要是神仙，我怎么一个也看不见啊？”

“噢，咱们啊，没有能看见神仙的福报啊！”

“福报？福报是不是一个像阿爸的望远镜那样的东西啊？”

“福报，这……”



卓玛大妈虽然清楚地知道福报的意思，但却不知道怎么给孙子解释，犹豫间忽然有些生气，便一把把焦洛提起来，按倒在怀里，使劲朝着孙子的屁股打了两巴掌，说：“这就是福报！”

焦洛挣扎着，摆脱了卓玛大妈的怀抱站起身来。他看到奶奶的脸色变了，嘴唇也微微地颤抖着，起初有些惊诧，接着便哭叫着从他们所在的这个小山包跑了下去。看样子，他是要给阿妈告状去了。焦洛七岁了，虽然性子顽劣，但别说挨打，奶奶和父母对他连一句重一点的话都没说过。

孙子的哭声一下让卓玛大妈有一种如梦方醒的感觉，她对自己刚才的做法有些后悔，特别是看着焦洛跑下山包的背影，不由地想起了自己过世的丈夫，心中生起了几分痛楚，几滴眼泪便顺着脸庞滴落了下来。

她的丈夫叫江洋才旦，活着的时候，没享过芝麻大的福，但却没有一点悲苦的样子，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如果不是他，卓玛大妈就没有办法把父母的遗体运到家乡，为夸当活佛主持葬礼准备的钱粮也就没有着落了。卓玛大妈为了报答这份情谊，抛下自己的心上人，嫁给了江洋才旦。

太阳穿透云层，把炙热的阳光洒向大地，方才响遍四野的蚂蚱鸣叫声一下子沉寂了下来。阳光下，卓玛大妈长着几根稀松头发的头顶首先感到了灼热，接着甚至有些刺痛的感觉。她便站起身来，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焦洛“牧场”里作为帐篷的那只褐红色头巾拿起来，抖了几下，苫在头上，朝着西面的山峦望了许久。

西山脚下，有一条蜿蜒的小路，这便是多麦一带的人们前去拉萨朝觐时的必经之路，被当地人尊为“已相天成朝圣路”。谁也说不清楚，有多少虔诚的信徒和有福运的人通过这条小路踏上



了朝圣之旅,但是,这个村子的人们却因为害怕伊俄山神嫉妒,没有一个人敢踏上这条小路去卫藏圣地朝觐。恍惚间,卓玛大妈想起了她的父母和家人死在朝圣路上的往事,心里涌起一阵悲伤,不禁咬咬牙摇着头坐在了地上。

卓玛大妈坐着的这个小山包,离她家的羊圈并不是很远,但十多年来她一次也没爬上来过。昨晚儿子和儿媳夫唱妇随地惹她生了气,为了向他们示威,今早刚刚吃了早饭,她就带着孙子焦洛爬上了这座小山包。自从上了年岁,腿脚变得不便以来,她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那就是到了要为自己的后世做点事情的时候了。平日里,她都要早早起来,洗漱完备之后,就往帐篷上方的佛龕前供灯、献净水。念诵着她所知道的一些高僧大德的名字,虔诚地祈祷着,磕上一百零八个长头。每天饭后,就坐在帐篷门外,默默地念诵经文,在这个时候,哪怕是来了天大的贵客,她也不会站起来,就是出了天大的事情,她也不会有一丝的动摇。

今年夏天,村里的几个老人商议着一起去拉萨朝觐,原本没有任何新闻和争执、显得静悄悄的小牧村这一下却变得热闹起来。他们中,大多数是解放后入了党的老党员,“文革”期间,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带领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拆毁了夸当寺院,把一些佛经扔进了河里。宗教政策落实后,他们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于是便积极地投入到寺院的修复和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之中。为了后世的安宁,甚至宁愿去挑战伊俄山神的嫉妒。人心变幻无常,宛若空中闪电,真是应验了这句话啊。

卓玛大妈听到老人们要去朝觐的消息——这是她只在小时候听到过的事情啊,心里有了一种紧张又急切的感觉。她变得寝食难安,坐在帐篷门前念诵经文的时候,虽然还是像往常一样闭

着眼睛,但却不能集中心智,眼前依次晃动着供养了无数佛像的许多寺院,不知道哪一座是大昭寺、桑耶,也不知道哪一座是色拉、哲蚌,这些图景却让她心潮澎湃,激起了她想去朝觐的心思,她的决心一天比一天大。

这天中午,卓玛大妈从孙子嘴里听到鲁加大叔正在多噶尔河边放羊,眼前忽然一亮,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她悄悄地走出了帐篷。

“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呢?”鲁加大叔一见卓玛大妈,急忙站起来有些意外地问道。

“我是来找你的!”

“哦,是吗?”

之前,鲁加大叔是坐在一条岩沟之中的,如果继续和卓玛大妈坐在那里,怕会引起村民们的流言蜚语,便慢慢爬上一座四周没有什么遮拦的山坡,卓玛大妈看出了他的心思,也就悄无声息地跟在他的身后,来到了山坡上。

“你要去拉萨吗?”

卓玛大妈的一句话,让鲁加大叔知道了她的想法,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他心里想,如果不阻拦卓玛大妈,噶吉在朝佛的路上就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为了让卓玛大妈打消一起去拉萨的念头,鲁加大叔做出一副惊恐又痛苦的表情,没有说话。

“你要去拉萨吗?”

“不啊,我怎么会去拉萨呢?这一来逃不脱伊俄山神的嫉恨,不会轻易让我们走上朝圣的路;二来,今年牲畜的产量和销售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没有多少钱。”

卓玛大妈意外地看着鲁加大叔。小时候他们两家是邻居,他





他们是互相看着长大的，彼此之间非常了解，甚至还曾有过成为一家的打算。年轻的时候，鲁加大叔除了额头上有个很明显的黑痣，也算是一个仪表堂堂能说会道的可爱后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不但布满了皱纹，脸色也变得比以前黑了许多，这反而让额头的黑痣默淡了许多。卓玛大妈死死盯着鲁加大叔的脸，让鲁加大叔有些不自在，额头上的黑痣却反而显现了出来。他有些忐忑地从怀里掏出半包香烟，双手颤抖着取出一根点着了，使劲吸了一口后长叹一口气，一股青烟从他的嘴里喷涌而出。

“鲁加，你真的不去拉萨吗？”

“我不去，如果你听我的话，我建议你也别去。”

“你别撒谎，去圣地拉萨的计划不是你提出来的吗？”

“我这张嘴口无遮拦什么话都敢说，但是还是担心伊俄山神的嫉恨不敢去啊！”

“小时候，就怪我和我父母没猜出你们父子俩心里打的算盘，相信了你蜂蜜一样的甜言蜜语，没有去成拉萨！”卓玛大妈猛地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忽然回头说：“黑额头的鲁加，伊俄山神难道还缺你这个糌粑口袋吗？如果你不去拉萨，那就是一条狗没去拉萨，我要是不去，我就向三宝起誓！”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孩子总归是孩子。焦洛挨了卓玛大妈的巴掌，哭喊着跑到阿妈那里去告状，没想到阿妈站在卓玛大妈的一边，软硬兼施地把焦洛教育了一番，焦洛屁股上的疼痛和心里的悲伤也就烟消云散了。他一边吃着半块饼子，一边爬上了山坡，他看到万德杰大叔家的仁青顿珠也在这儿玩耍，两个人便互相打闹着，来到卓玛大妈身边。

“奶奶，你的气消了吗？我来陪你来了！”



焦洛为了讨好奶奶，笑咪咪地说了这么一句，让卓玛大妈心里的悲苦也减轻了不少。如果不是伊俄山神和儿子媳妇的阻拦，今年秋天，她一定要到拉萨去的，也就不用在這裡流这么多无奈的眼泪。为了散散心，卓玛大妈抓住孙子的手，带着孙子去了帐篷后面的草滩上。

“给，咱们的帐篷！”卓玛大妈把头巾拿下来给了两个孩子。

“奶奶，不戴头巾你的头会不舒服的。”

“没关系的，你的屁股还疼吗？我这个糊涂奶奶，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两个孩子把一些线绳当成了搭帐篷的绳子，用金露梅的树枝做了柱子和橛子，用卓玛大妈的头巾搭了一顶小帐篷，又很快地从附近捡了一些羊粪蛋儿和白色石子儿作为牛和羊开始玩了起来。卓玛大妈坐在一边，看着看着，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不由也加入了游戏，她捡了几个羊粪蛋儿，叫着：“这是我家的牛群！”假装去放牛的样子。

“卓玛奶奶，你们家是不是也要去拉萨啊？”

仁青顿珠忽然问了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让卓玛大妈刚刚找到的一点重回童年的乐趣荡然无存，心里忽然有一种坐立不安的焦急感。

“拉萨有什么呢？”焦洛问道。

“拉萨有神仙！”

“神仙不是在天上吗？”

“我们这儿的神和仙女在天上，拉萨的神和仙女在地上，拉萨的孩子放牧的时候，就借着神和仙女的翅膀飞到天上去了！”

“奶奶，仁青顿珠说的对吗？”



卓玛大妈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定定地站在那里远望着伊俄神山,心里想,死去父母的灵魂已经被伊俄山神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再也不可能去圣地拉萨了,但父母是怀着去朝拜拉萨的愿望死在了朝佛的路上。他们把这样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留给了我,如果我再不去拉萨,就不能把父母的愿望诉说给大昭寺的觉卧佛听了。现在的年轻人,不爱佛经爱生命,不爱生命爱钱财,如果自己的愿望自己不去完成,想依靠他们,那就像是想把彩虹截下来做衣服一样不可能的事。但是,说句良心话,自己的儿子儿媳确实是性格好、明事理的人……卓玛大妈如此想着,忽然对伊俄山神产生了怨气,对莲花生大师也产生了怨气。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亵渎自己的佛和神灵,急忙口诵佛经祈祝莲花生大师,并朝着神山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卓玛大妈所在的这个小山头,名叫贾巴兰亚,意思是睡死在路上的贼匪。据说是扎玛琼贡山神的一个属臣夜袭念青唐古拉山神,不料却在路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只好永久留在了这里。从贾巴兰亚往南三公里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多噶尔河,河对岸那座山底下丛林苍翠,山头的悬崖上耸立着的巍峨的山峰,就是伊俄神山了。神山的山腰间开满了白色的花朵,从远处看去,就像是一条洁白的哈达缠绕在山间。据说,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地,降服妖魔鬼怪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到降服伊俄神山的山神的时候,所以暂时没有降服他。如此过了几百年之后,大成就者夸当乌金陈列久美却吉多杰活佛前往汉地游走五台山,看到恶魔伊俄山神把他的属地变成了荒芜之地,不由地泪流满面。这位活佛为了芸芸众生的安危,在伊俄神山的山头搭建了一个



硕大的拉则^①，这拉则从外面看就像是坚固的城堡，从里面看则如王族的宫殿，如此，用和平的方式把伊俄山神收在自己麾下，成了佛法的守护神。然而，这个守护神原本就有着很强的忌妒心，只希望众人崇拜他一个，如果有人崇拜其他守护神或者到别处朝觐，就会加害于他。特别是对前往拉萨朝佛的人，他会设置重重障碍予以阻拦，所以，居住在神山脚下的人们惧于伊俄山神的神威，很少有去拉萨朝佛的。

夸姆措随着第一道曙光的闪现就起了身，急急忙忙先去挤牛奶，接着又急急忙忙地烧好了奶茶，让丹正泽让和贡布加二人吃了早饭，打发他们去放羊时，太阳这才从东方山顶升起，让秋日清晨清冷的空气有了些微的温度。如果是前几日，这一刻则是卓玛大妈起身在佛龕前点燃酥油灯的时候，而今早，她却用被子捂着头仍然一动也不动地睡着，这可能是这几天以来她总是爬上帐篷后的山坡，整日里让自己心情不舒畅，导致身体疲惫的原因。卓玛大妈年轻的时候，总是在嬉戏和欢笑中度过每一天，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她的脸上也不会有一丝忧愁的表情。当初，嫁给现在已经升天的江洋才旦，村里的人议论“富女嫁给穷人，好戏还在后头”，而卓玛也总是对年长者点头称是，对小辈们慈爱有加，温顺贤惠，受到了村里人的赞许，大家都说“贤良人家没有顽劣的后人，野牛群里没有无角的小牛”。但随着丈夫的离世，年岁的增长，慢慢变得很少说笑，做什么事情如果不随她的意愿，固执得要拼了老命。几天前，她向家人提出自己想去拉萨朝佛的愿望，儿子儿媳俩人听了惊恐万分，立刻给她讲了朝佛路上的种

^①设在山口、山坡、主峰、边界等处，用石、土、木等堆积而成，其上插有长箭、长矛等。可理解为地方神、战神等神灵依附或驻锡之处。



种困苦和艰难。但就像往石头上浇水一样没有让她的意志发生任何的动摇。

昨晚，鲁加大叔家的儿媳妇萨洁吉浑身酸痛，大半夜把格果叫醒去了医院，到现在也还没回来。夸姆措一个人就很难把正在生气的卓玛大妈从被窝里叫起来，只好自个儿急匆匆地在佛龕前点上了酥油灯，又急匆匆地跑到门帘后面，替婆婆磕头。当她磕到九十多个的时候，土灶里的牛粪着没了，从盛放着羊粪的土灶上方滑落下来的羊粪盖在了火头上，整个帐篷里烟雾缭绕，让人难以呼吸。夸姆措只好停下磕头，看看还在被窝里躺着的婆婆，跪在帐篷厨房一头，从土灶的一侧用火钳扒出一些火来，低头吹了起来，头上的几根辫子从肩膀上滑落下来，落到火灰里，一股烧焦的味道弥漫开来。她低声骂了声：“这上吊的绳子！”狠地把辫子甩到身后，继续吹着火。

摩托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由隐约而响亮，到了帐篷前停了下来。

“呸，这烟是怎么回事儿？”格果进了帐篷不断用手扇着，问道，“阿妈去哪儿了？”

“还没起来呢！萨洁吉怎么样了？”

格果坐在帐篷客房的上方说：“没什么事儿，是感冒发烧。”

焦洛听到阿爸的声音，从卓玛大妈的被窝里趴起来，坐在那里打着哈欠，用手背揉着眼睛，问道：“阿爸，买糖了吗？”

“没买！”

“没买？那我可要说了！”

“你想说啥就说！”

“你那天晚上，在阿妈身上……”

“这臭孩子！”格果急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颗水果糖扔到了焦洛的怀里。

土灶里的火着起来了，帐篷里的烟雾也慢慢消散了。格果把褡裢拉到自己身边，从里面取出了茶叶、盐、各种调料等给了夸姆措，把拴在帐篷中柱上已经烧掉了的太阳能灯泡拿下来，从怀里拿出一个新的灯泡换了上去。

“鲁加大叔家也有电灯了吗？”夸姆措问格果。

“才旦本去进货，昨天到了家里，进了好多货。”

格果从褡裢底下取出一只手摇式的嘛呢轮来，走到卓玛大妈的枕边说：“阿妈啦，您不要生气了，您平静一下您的心情起来吧，我给您买了珍贵的礼物呢！”

卓玛大妈动了动，依然躺着什么也没说。

“阿妈，您不是一直喊着要一只嘛呢轮吗？我花了千两黄金百两白银给您买来了！”

“你这狗崽子，你心里还有阿妈吗？”

卓玛大妈慢慢起身，看到格果拿着一只用黄铜打制的嘛呢轮，一边摇动着，一边笑咪咪地看着她，兴奋地急忙把嘛呢轮拿了过去。

“好看吗？”

“好看，我终于有了一个做伴儿的！”

“里面的内藏是《超脱经》，你喜欢我也就安心了。”

卓玛大妈就像是得到了一件喜欢的玩具的小孩一样，一会儿拿在手里摇动着，一会儿又停下来从头到尾地看着嘛呢轮的每一处。格果看到阿妈欢喜的样子，乘机想问：“阿妈，有了这么好的嘛呢轮，可以不去拉萨了吧？”又怕阿妈生气，就没说出口。





萨洁吉自从嫁到鲁杰家以来，这个家就几乎没有过安宁的一刻。她高兴的时候，就跟在家人后面随着自己的性子干一些轻松的活儿应付一下，如果不高兴了，就借口身体不舒服一整天地赖在床上。她的婆婆嘎吉大妈的暴躁性格全村人都知道，但也拿萨洁吉没办法——你对她说一句，她会给你回两句。这天早上，才旦本准备往夸当寺运送货物，萨洁吉却认真地洗漱了一番，穿上了节日时才穿的礼服，把自己打扮得就像要出嫁的新娘一样，笑嘻嘻地坐在了车上。

“你要到哪儿去？”

“到夸当寺拜佛啊！”

昨晚，才旦本苦口婆心地劝说萨洁吉要学会孝敬父母，打理事家务，说的话堆积起来也足足有一座山那么高。萨洁吉也觉得自己的做法和想法都有问题，答应今后要以夸姆措为榜样，努力做一个贤惠的儿媳。可是，才旦本看着她现在的样子，觉得自己被这个女人骗了，一时怒从心起，大骂一声“你这母狗”把萨洁吉从汽车上推了下去，接着便狠狠踩了一下油门，飞鸟一样开着汽车走了。萨洁吉从后面指着远去的丈夫，高声叫骂道：“黑额头鲁加家所有死掉的先人们！”嘎吉大妈听到叫骂声，愤怒得就要站起来与儿媳妇争执，却看到鲁加大叔事不关己地抽着烟坐在那里，也只好无奈地拿起一条袋子，出去捡牛粪去了。

鲁加大叔的聪慧和狡猾是尽人皆知的，但面对萨洁吉的娇蛮性格却无所适从。为了让自己分心，他从帐篷边沿拿了几张羊羔皮，走到牛圈那边去糅皮子去了。不大一会儿，嘎吉大妈捡完了牛粪，疲累地走到丈夫跟前，沉甸甸地坐了下来，她身体肥胖，